

少年儿童
思想品德教育丛书

家庭美德

好故事

陶原◎编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THE STRAIT PUBLISHING GROUP | 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HOUSE

少年儿童
思想品德教育丛书

家庭美德

好故事

陶原◎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家庭美德好故事/陶原著.——4 版.——福州: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2.9

(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教育丛书)

ISBN 978-7-5395-1622-6

I. ①家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家庭道德—中国—少儿读物

IV. ①B823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23146 号

家庭美德好故事——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教育丛书

主 编: 陶 原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 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 邮 编: 350001

<http://www.fjcp.com> e-mail: fcph@fjcp.com

经 销: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厂 址: 北京市顺义区北务镇政府西 200 米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15 字 数: 203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9 月第 3 版

印 次: 2012 年 9 月第 5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5-1622-6

定 价: 29.8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

目 录

携 手	(1)
重 逢	(3)
遗 孀	(5)
历久弥坚	(7)
感 动	(10)
古砚情	(12)
后 娘	(14)
大 火	(17)
幸运儿	(19)
接 送	(22)
爱与无奈	(24)
哑巴邻居	(26)
邻家女孩	(28)
丑 娘	(30)
不信迷信	(33)
富则兼济他人	(35)
温馨时分	(37)



未婚的好爸爸.....	(39)
儿子教育父亲.....	(41)
成功者的泪水.....	(43)
小 俭.....	(45)
拴住一生的红瓔珞.....	(47)
嫂 子.....	(49)
永远相伴.....	(52)
姻缘路.....	(54)
戒 酒.....	(57)
最后的安排.....	(59)
家乡特产.....	(61)
“挥霍”.....	(64)
送 礼.....	(66)
碧链头.....	(68)
深渊边.....	(71)
真情不老.....	(73)
浪子回头.....	(76)
美丽的谎言.....	(78)
抗 恶.....	(80)
风 波.....	(83)
理 解.....	(85)
香火问题.....	(87)
还 债.....	(89)
母爱的力量.....	(92)
生命的萌动.....	(94)
爱的价值.....	(96)
母亲的礼物.....	(99)



人间的爱	(101)
淡淡的紫丁香	(103)
邮 票	(106)
创造奇迹	(108)
十余年如一日	(110)
调错包	(112)
相片风波	(115)
选 择	(117)
书结奇缘	(120)
一个被延误的婚礼	(122)
母爱的奇迹	(125)
传家宝	(127)
爱的蒲公英	(129)
存 款	(132)
牛皮鞋的故事	(134)
幸福的秘诀	(136)
相约在雨季	(138)
养老日日鲜	(141)
牵手情	(143)
回 家	(145)
“老爸”	(147)
情 缘	(150)
迎新送旧	(152)
白球鞋	(154)
好媳妇姚连珠	(156)
山歌唤起了母亲的记忆	(158)
父 亲	(161)



第一次叫她妈妈	(163)
妈妈教授法	(165)
不能死	(167)
劝 学	(169)
大年夜	(172)
一包红土	(174)
三岁娃娃也知愁	(176)
物以稀为贵	(178)
奖学表	(181)
蓝金亮的故事	(183)
母亲的恋情	(185)
一个不是亲生的女儿	(187)
每到秋天就想起.....	(190)
劝 架	(192)
胜似亲娘的二嫂	(195)
稚子救父	(197)
水来土掩	(199)
一对双胞胎	(201)
妻子手里的离婚书	(203)
一方金砖	(206)
爱的呼喊	(208)
继 父	(210)
戒赌有术	(212)
婆媳情	(214)
一个恋家的人	(217)
顾引珍和四个痴呆人	(219)
陕北有个北京人	(221)



李华劝父	(223)
圆 谎	(225)
家教贵于金	(228)
大家庭	(230)



携 手

在市区的一个居民区里，有一户人家。他们夫妇俩还没有孩子。丈夫安平是一个双腿残疾不能站立的人，可他是市翻译协会的副理事长，今年三十六岁，从事翻译工作已经十年了，翻译了几百万字。妻子艾真怡是市卫生防疫站的主管技师，长得清清秀秀。夫妻俩结婚十三年，始终都是恩恩爱爱，相敬如宾。美好幸福的生活，要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上。安平与真怡就是如此，他们热爱书，追求知识。他们家里最多的也就是书。他们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绩，得到现在的职位，都是通过自学而获得的。在这漫漫的追求知识的过程中，他们携手并进。

1980年6月的一天，二十岁的安平躺在床上。他已经躺了整整一年了，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，只有那满头的黑发，显示出他旺盛的生命力。他本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高三学生，严重的类风湿病史，使他的双腿和腰椎僵直，不能站立。这使一向好学的安平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，也使他的精神处于绝望之境。就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安平的初中同学，当时已经从卫校毕业被分配到某医院当护士的艾真怡，毅然负起了护理安平的任务。艾真怡一直暗恋着安平，她是个好学生，因此特别崇拜既好学又能干的安平。现在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有困难，自己岂能袖手旁观。她决定帮助安平，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。

当安平对生活失去信心，悲观失望的时候，真怡说：“想想保尔吧，他不仅瘫痪，还双目失明，你的情况比他强啊！安平你如果敢当



保尔，我就敢当达雅。”望着真怡那双真诚清澈的大眼睛，安平感动了。他抑制住心头的激动，请来了一位剃头匠，剃光了满头长发。他每天拄着拐杖，一步一挪地走进当地唯一一家图书馆。上午，他帮人抄卡片；下午，他博览群书。他流连在知识的森林里，像一只饥饿的乳虎，抓住什么都要咀嚼一遍。

1984年，真怡不顾家长的反对，毅然同没有职业的安平结婚。在俭朴的婚礼上，光着头的安平甩掉拐杖，扶着真怡，拍了结婚照。

婚后，真怡是全力支持安平的。安平自学外语，要大量的工具书，工具书又十分昂贵。真怡为了给安平购全工具书和各种自学资料，几年没添过一件新衣服，也从不花钱游玩。真怡在支持安平的同时，也不放弃自己对知识的追求，她考取了上海药学院。为了上学，真怡辞掉了工作。几百元的工资变成了几十元的助学金，而安平没有收入，每月真怡都要给家里邮寄三分之二的助学金。

1988年，安平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“自大”，成了一名真正的大学生。同时，他在翻译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。已经翻译并发表了几篇小文，在本市的翻译界也小有名气。而真怡经过四年艰苦的努力，终于以数一数二的成绩大学毕业。本来她可以分到上海大医院工作，可她离不开安平，安平也离不开她，于是她毅然回到了小城镇的卫生防疫站。

终于，上天给安平带来了机会。有个出版社要安平译一本十五万字的医学方面的书，可安平从没学过医学，隔行如隔山。真怡是学医学的，虽然能帮上一点忙，可这毕竟是学术著作，专业性太强了。难道就这样放弃吗？不，只要是机会就得去把握。于是，夫妻俩开始了这艰巨的翻译工作。安平不能久坐，只能仰面躺着，一手托着硬纸板夹，一手拿笔，就这样艰难地工作着。这时，真怡站里又接到一个科研任务，由她主管。可她还是在工作之余，尽力帮助安平，替他查找专业资料，又帮他抄写。每天夜深人静时，只有他们家的窗口还亮着



昏黄的灯光。

就这样，夫妻俩苦苦熬了近一年，终于完成了翻译工作。198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当安平在底稿上写完最后一行字的时候，夫妻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两人都流泪了。同时，真怡主持的试验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，受到省卫生厅的高度重视。

夫妻俩在求知的道路上携手又上了新台阶。他们还年轻，今后的路还很长，很长，但他们仍会相伴下去。

生活啊，她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公平！

重 逢

邵美玲是河南驻马店市一个无儿无女的五保户，时年五十三岁。刘淑贞同样也是该市的五保户，每月靠一二百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。只是刘淑贞已七十七岁高龄，论年龄，可以做邵美玲的娘了。

话题得从半个世纪以前说起。

当年，汝南县八里岔刘村的刘淑贞嫁给邻村张新民后，灾难便开始了！先是生了个女儿，因为“女儿是赔钱货”，公婆一开始就没给过她好脸色。一年后，丈夫暴病身亡，“扫帚星”的帽子压在刘淑贞头上，使她日子更难挨。于是她跑回了娘家。

可是，娘家是后娘当家，刘淑贞抱着女儿变成了“白吃饭”的人，硬是被撵出家门。总算老父借来一头驴，让女儿替人碾米糊口，但终因地方小，没多少活干，刘淑贞只得把驴卖了，换来十八块大洋。

为了活命，刘淑贞又开始做倒烟卷的生意。谁知这位老实巴交的



农民被人唬了，以每盒一元盘进的“宝塔”烟到驻马店顶多只能卖到七角。而那十八块大洋都换成了这些烟……

二十多天后，一无所有的刘淑贞回来了，而支持她的唯一动力便是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。

可回到家，她傻了眼，女儿没了！

原来，她出门前把孩子托给大姑照看，原本说好三五天后一定回来，可一去二十多天，音讯全无。大姑以为刘淑贞扔下女儿，嫁到外乡了，一气之下，便把六岁的小侄女看成累赘，送给过路人。这些，是刘淑贞从大姑口中听说的。可到底谁领走了她的女儿呢，大姑说不认识，刘淑贞如坠深渊……

刘淑贞找女儿找了五十年，可到如今还是孑然一身。直到有一天，邵美玲无意中走进她所住的小胡同，看到刘淑贞正站在椅子上，踮起脚，颤巍巍地想把摊着干菜的面板放到柴房顶上去晒。邵美玲帮了她一把。

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两人又说了自己目前的情况，更是同病相怜。从此，邵美玲担起了照顾老人的责任，洗衣做饭，端茶送水。老人说：“你像俺的亲生闺女。”

这样，直到邵美玲有一天整理自己的箱子，在箱底翻出一张压了二十多年的旧照片。这是母亲交给她的，并关照她：“要是你日后碰上这照片上的老人，要多关心关心她。”可惜的是母亲不肯说明原因。而如今，这眉，这眼，这鼻子，分明就是刘淑贞。

翌日，邵美玲来到刘家帮老人打扫屋子。老人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从屋里拿出一叠旧照片，告诉邵美玲：“这都是以前照的。唉，要是咱娘两也能合照一张，那有多好！”

邵美玲一张张地看起来，忽然，她的目光呆住了，她手上捏的一张照片竟和昨天从箱底翻出的那张一模一样！

邵美玲颤声问：“这，这张就是你吗？”



“是俺，不过是二十多年前照的了。”

邵美玲顿时跌坐在椅子上。前尘往事，在她脑中串成了一条线。

她和大弟吵架，父亲明显袒护大弟，父亲冲着她骂：“滚，滚回你的家里去！”

事后，大弟极担心地问：“姐，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家？”

母亲叮嘱道：“见着照片上的老人，你要好好待她，记着娘的话，不会错的。”

谜，似乎还不能完全揭晓，但真相，差不多已不用说了，面前的老人应该是自己的生母。邵美玲泪如泉涌，向刘淑贞道出了一切。刘淑贞做梦也没想到在风烛残年之际，竟还能找回失散近五十年的女儿！

当然，关于那张照片如何会在邵美玲处，谁也不知道。刘淑贞只记得当年自己的干妹要走了这张相片，而干妹恰好和邵美玲的养母同在一个县城。只是，两人现在均已作古，就连送走美玲的大姑也死于洪灾，这，看来只能成为永远的谜了。

但娘俩并未对此耿耿于怀。她们只是一千次一万次地庆幸——母女终于重逢！

遗孀

哀乐使整个灵堂变得更加肃穆了。大厅里偶尔有抽泣的声音。秋玲没有眼泪，整个人掏空一般，没有一点思维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不能死，决不能死。为了丈夫，为了未出生的孩子一定要活下去。”大厅里的人开始蠕动，秋玲只觉得被两个人扶进灵车。灵车直奔城郊，那里



是火葬场。丈夫裹着白布被一辆又窄又长的铁架子车推进炉房，两扇又沉又旧的铁门合上，它隔绝了两个世界。一瞬间，秋玲像突然从梦魇中醒来，意识到丈夫已经不存在了，泪水一下子流了满脸。她下意识地冲到那扇铁门前，死死地推，她想挽留住些什么，可是除了锥心的痛什么也没有。

秋玲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躺在床上，空荡荡的房间，那只黑色的骨灰盒显得特别醒目。丈夫走了，深深地爱着自己，自己深深地爱着的丈夫走了，虽然他走得很光荣，可是秋玲是多么舍不得！

事实是那么的不可让人接受，记忆还停留在五天前，那了。小夫妻关系很好，丈夫对工作很热爱，秋玲也是全力支持的。人家说做公安的妻子是活守寡，累，可是秋玲一点也不觉得，她爱丈夫，当初选择他的时候，她就下定决心要支持他一辈子。虽然常常是天未亮身边就没了丈夫，夜深了丈夫还没归来，有时刚拿起饭碗，局里就来了任务，顾不得扒口饭就匆匆而去。尽管这样，秋玲觉得很自豪，打心眼敬佩丈夫。

秋玲深深知道丈夫是爱自己的，尽管很少有时间陪自己，但每次自己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他总是不忘送自己一份心爱的礼物。前几天，就是秋玲的生日，丈夫在外地出差不能赶回来，可他仍没忘记给自己邮寄来一盒巧克力。那盒巧克力自己还没舍得吃掉，可是丈夫却走了，而且走得那么匆忙。想到这，泪水又一次蒙住了秋玲的眼睛。

丈夫是个好人，他对老人孝敬，对孩子关心，路上遇到有困难的人总是尽力地去帮一把。还记得一次，丈夫陪自己去逛街，在路边遇到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，因为日头毒，丈夫让秋玲先进商场等他一会儿，自己上前去询问老太太。谁知，秋玲等了老半天，也不见人影儿，原来他送这位因与媳妇吵嘴而离家的老太太回家了。这事使秋玲又好气又好笑。可是现在丈夫走了，为了捉拿一个逃犯，他以身殉职了。秋玲的心紧紧地抽搐了一下。可怜的丈夫，刚刚知道自己要做爸



爸，还来不及好好高兴一番就走了。想到这，秋玲又哭了。望着这个和丈夫共同生活了三年的家，秋玲悲伤万分，这里每一处都有丈夫的印痕，都有丈夫的气息。她爱这个家。

丈夫有个年迈的父亲。失去了儿子，老父亲悲伤欲绝，现在不知可好？秋玲惦念起了公公，就起身向公公的房间走去。她得代替丈夫照顾他。这个又当爹又当娘把丈夫拉扯大的老人，此时最需要人安慰。

公公显然一下子老了很多，他此时正窝在房间的沙发上发傻，见媳妇哭红着双眼进来，就忍不住也哭开了。秋玲替他泡了一杯茶，安慰道：“爸，您不要伤心了。阿忠要知道了一定也会伤心的。您可得自己保重啊！”

“秋玲啊，你的命怎么也这么苦。年轻轻的就这样。秋玲，爸劝你一句，你不要留在这里啦，自己去吧，趁年轻再去找个好人，阿忠不会怪你的。孩子还小，去做掉吧，生出来反而会拖累你。”老人抽噎着说。

“爸，您怎么可以这么讲，我已经下决心留在这个家里，我要代阿忠孝敬您，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，这是阿忠留下的……”秋玲跪在老人前面，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。

老人哭着点点头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历久弥坚

子卿和玉淑是遵从慈母之命、红媒之言成的婚。

当初，两人谁也不曾想像过将来会怎样，更没料到，在半个世纪



过后，两人竟成了情深意笃的一对，相携接受记者采访。

面对着摄像机镜头，子卿一时间心潮澎湃。五十年的风风雨雨、点点滴滴，五十年的浓情岁月，竟不知该如何从头说起。好在他到底是作家的底子，马上就整理出了头绪。

从定亲到拜堂、入洞房，两人都一直像对牵线木偶。然而玉淑却在了一件“至关重要”的举止上违背了长辈的意愿。本来，入洞房后，新郎要把新娘的一对金耳环取下，放到梳妆台上，再用自己的礼帽遮住它们，只有这样，男方才可以在日后的共同生活中镇住女方——这是子卿受到的再三叮嘱。

而玉淑也受到了类似的关照——要把自己的金耳环挪到新郎的礼帽上面，这样才可以在日后的相处中压住男方。但玉淑却做了更改。她把耳环从帽下移了出来，但并未置于帽子上面，而是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。于是，便得出了两人今后必须携手相扶，共度人生的结论。

光这一点，就令子卿刮目相看。

婚后，两人日趋了解，感情日深，这同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”一说，简直有天壤之别。

可惜，好景不长，甜甜蜜蜜的日子到子卿被错划成“反革命”便暂告一段落了。这一分，就是二十四年，从此，山高水长，被捕、入狱、劳教、劳改，遣送农村，两人之间虽非海角天涯，但高墙内外，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唯其如此，子卿和玉淑的爱情才更显坚定、纯洁。

每次探监，玉淑总是带着五个孩子，穿着一新（后来子卿才得知这些新衣是她走东奔西借来的），为的是让子卿不要担心家里。然后，她又从网兜里掏出许多在当时看来不亚于龙肝凤髓的食物：熟鸡蛋、炒面粉、煎馅饼、烧锅巴……子卿要分给孩子们一点，懂事的孩子从口袋里掏出妈妈事先给他们的一点点吃的告诉爸爸：“我们在家都吃过了，瞧，这儿还有。爸爸，您吃您的。”



子卿知道玉淑为了抚养五个孩子，为了狱中（后在劳改农场里）的丈夫，受了多少苦。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，玉淑为了养家除了那些昧着良心、出卖自己和别人的事外，什么活都干过。她受工伤流血，操劳过度吐血，无路可走乃至卖血，这其中的痛楚悲戚，也是孩子们后来偷偷告诉爸爸的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子卿仍是专政对象，受着清扫街道的处罚。近一公里的街面，要拾掇干净，少说也是四五个小时的事。可玉淑带着五个孩子来了。

子卿不答应：“不行不行。”

玉淑不让步：“这种事我们可以做。”

子卿说：“不不，做这种事是会让人揪心的！”

玉淑回答得更干脆：“要揪心一起揪心！”

后来，子卿又被遣回原籍改造。那期间，恰逢有一年春节和子卿生日接近，玉淑做了准备。可人都回来了，上头却说春节期间为保证治安，不许子卿滞留城内。外柔内刚的玉淑说什么也不让子卿走。

是夜，专政队来检查这户“重点对象”。

“家里有哪些人？”

“我，还有孩子。”

“×××呢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查出来你可小心！”

接着，便开始大搜查。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后，那伙人悻悻然走了。而子卿则早被玉淑塞进孩子们的小床，成了“漏网之鱼”。

这件事，全家人回想起来，至今还会捧腹大笑，尽管其中多少夹着几分酸楚。

梦魇般的二十四年终于过去。

子卿和玉淑又开始了相依相傍的生活。平日里，你做饭来我洗菜，